

日本推理小说名著

恐怖惊险

乱步探案经典②上

【日】江户川乱步 / 著

罪犯是谁

罪犯是谁 / 蜘蛛人 / 暗星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本推理小说名著

恐怖惊险

乱步探案经典②上

[日]江户川乱步 / 著

罪犯是谁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2002-01 号

乱步惊险恐怖探案集(第二部)(上)

原 作: 江户川乱步(日)
责任编辑: 文 慧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419-3/I·866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蜘蛛人

第一章 蜘蛛人	/ 3
第二章 13号房间的房客	/ 4
第三章 空空的宅邸	/ 8
第四章 浴缸里的蜘蛛	/ 13
第五章 衣冠禽兽	/ 17
第六章 小恶魔	/ 20
第七章 假腿犯罪学家	/ 25
第八章 美丽的委托人	/ 31
第九章 陈列架上的蚂蚁	/ 33
第十章 石膏像的真相	/ 38
第十一章 年轻人不见了踪影	/ 41
第十二章 第二个石膏工艺品	/ 47
第十三章 蓝胡子	/ 51
第十四章 毒蜘蛛的蛛丝	/ 56
第十五章 水族馆里的美人鱼	/ 59

第十六章	第三个牺牲者	/ 61
第十七章	剧场里的怪事	/ 68
第十八章	7月5日	/ 73
第十九章	将计就计	/ 78
第二十章	涌起乌云	/ 85
第二十一章	第二份挑战书	/ 90
第二十二章	停止拍摄	/ 94
第二十三章	白发老医生	/ 99
第二十四章	瓮中之鳖	/ 103
第二十五章	直到最后一秒	/ 108
第二十六章	幽灵房间	/ 113
第二十七章	魔术师的怪招儿	/ 116
第二十八章	意外的人物	/ 122
第二十九章	畔柳博士负伤	/ 128
第三十章	野崎遭难	/ 133
第三十一章	超出想像的毒计	/ 139
第三十二章	广告画上的美人眼睛	/ 142
第三十三章	滴下的血水	/ 146
第三十四章	深夜电话	/ 148
第三十五章	大失所望的波越警部	/ 150
第三十六章	一副外国打扮的怪人	/ 152
第三十七章	刑事部长的旧友	/ 155
第三十八章	超乎寻常的骗局	/ 158
第三十九章	骗术示例	/ 161
第四十章	蜘蛛人对明智小五郎	/ 166
第四十一章	M银行麹町支行	/ 170
第四十二章	只差一步	/ 172

第四十三章	惊人之举	/ 175
第四十四章	尸骨的用途	/ 180
第四十五章	为尸骨整容	/ 183
第四十六章	两位老人	/ 186
第四十七章	格斗	/ 192
第四十八章	魔鬼意外得救	/ 195
第四十九章	奇怪的殉情	/ 200
第五十章	全景立体画与偶人	/ 205
第五十一章	伸出魔掌	/ 208
第五十二章	非常拐骗	/ 213
第五十三章	恶魔美术馆	/ 217
第五十四章	侦探偶人	/ 222
第五十五章	大团圆	/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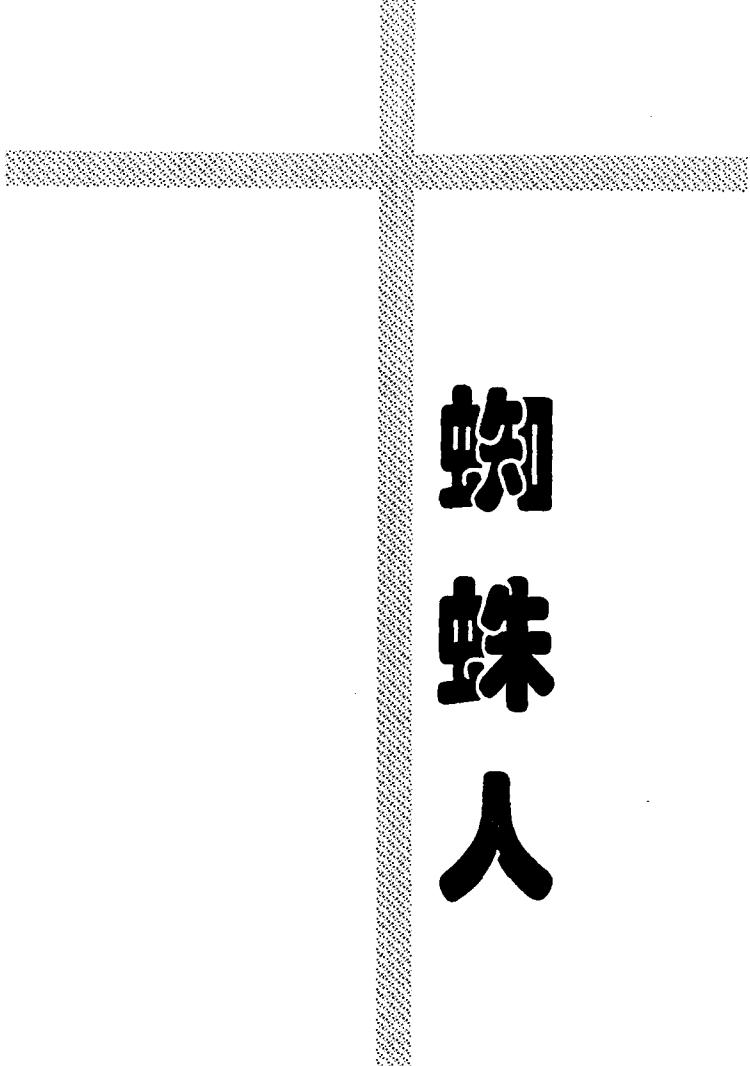
暗 星

第一章	可怕的前兆	/ 235
第二章	恶魔的声音	/ 244
第三章	蝙蝠人	/ 249
第四章	奇怪的照片	/ 253
第五章	妖云	/ 257
第六章	塔上妖怪	/ 261
第七章	美丽的嫌疑犯	/ 267
第八章	名侦探的横祸	/ 272
第九章	空中妖怪	/ 277
第十章	墙上的洞	/ 283
第十一章	名侦探的盲点	/ 292
第十二章	第三声枪响	/ 296
第十三章	谜团	/ 300

第十四章 麻药	/ 303
第十五章 绂子的下落	/ 308
第十六章 疯狂的家	/ 314
第十七章 最后的犯罪	/ 321
第十八章 暗中行动	/ 327
第十九章 地下的磔刑	/ 331
第二十章 狂人的幻想	/ 335
第二十一章 谁是罪犯	/ 340
第二十二章 暗星	/ 348
第二十三章 争论	/ 352
第二十四章 执拗之子	/ 357

罪犯是谁

第一章 奇妙的盗贼	/ 363
第二章 消失的脚印	/ 368
第三章 金光闪闪的赤井先生	/ 375
第四章 病床上的业余侦探	/ 380
第五章 被逮捕的黄金狂	/ 388
第六章 算术问题	/ 395
第七章 沙丘后面	/ 401
第八章 真正的罪犯	/ 407



蜘蛛人

第一章 蜘蛛人

一说起蜘蛛人，年纪大一些的人马上就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噢，你说的是马戏团的蜘蛛人吧。”过去，在浅草六区，马戏团曾经展出过蜘蛛人。那是非常瘆人的残废人，身腰只有四寸多，手又细又长，腿萎缩着，很短，其形状就和蜘蛛一模一样。的确，在瘆人的程度上，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点也不逊色于上边说的怪物，但是作者所说的意思并不在这里，而是另有所指。

蜘蛛这种虫子，仅看它奇怪地舞动着长满毛的八条腿的样子，就浑身发瘆，从心底里讨厌它。其实，这虫子本性就极其残酷无情，因同类相噬，就没有两只同在一起的。夫妻间的关系也如此，雄蜘蛛要瞅准雌蜘蛛的空子，像飞鸟一样扑上去，心惊胆战地完成夫妻之事。而狰狞残忍的雌蜘蛛，对自己的丈夫，也会趁其不注意就把它一口一口地给吃掉了。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在残忍无情、令人生畏方面很像这种蜘蛛（而且是像雌蜘蛛），因此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蜘蛛人”。

另一位主人公是个英俊、机智的业余侦探。这篇故事记述的就是这个业余侦探与“蜘蛛人”之间的一场充满仇恨的无休止的斗争。

第二章 13号房间的房客

Y街上有一家私人经营的、规模不大的写字楼，叫关东大厦。一天早上，一位挺有派头的绅士来到大厦的办公室，办事员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美术品商 稻垣平造

这位稻垣先生拄着一根挺粗的藤手杖，一边玩弄着坎肩胸前的白色链子，一边傲气地说：

“要是有空房间，我想租一间。”

关东大厦因为地点好，加之房租低廉，生意很是红火，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惟独有一个房间很奇怪，一直没人租。业主迷信，说13号这个数字可能不好，甚至想把这个号作为空号，把全部房号都改一下。现在只剩下这个13号房间空着。

“13号，”稻垣嘴里重复着，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13号可以。那么，今天就让他们把东西搬过来。”随即打开了鼓鼓囊囊的钱包付了押金和一个月的房租。

大厦又不是政府机关，所以既不进行租赁人的身份调查，也不要求提供户籍复印件，甚至连保证人都不需要。只要你有相应的风度和金钱，管你是哪儿来的货色，不论何时都能租到房间。虽这么说，并不是说稻垣先生有什么来历不明之嫌，而是说哪怕是“美术品商、稻垣平造”这张名片纯属谎言，谁也不会去怀疑，谁也不会说三道四。

拿了交房费的收条，走出办公室，稻垣先生是不是就回家去作搬家的准备了呢？决不是这样。他走进了公用电话亭。

“喂，是K家具店吗？我是关东大厦13号的稻垣。我有些

急用的东西想请你们给筹办一下。我要一个办公用的写字台和转椅，还要三把普通的椅子，再加上一个大陈列架。价钱由你们定，马上就给送来。当然现成品就行，货款等货运到了就付给你们。”

除了 K 家具店以外，他还往美术品店、S 镜框店，以及其他两三个地方，急火火地打了电话，妥当地订购了装点办公室所需的一切物品。稻垣先生是个奇怪的美术品商人，看来他是要把他用电话从以前从未与其做过生意的美术品店和镜框店把货物买来，然后再卖出去。他这样做能从哪里赚到钱呢？世上真是无奇不有，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商人。

那天午后 2 时许，关东大厦 13 号房间已经装饰一新，真像一个美术品商的办公室。在十一二平方米的房间内，四周的墙上挂着大小不同的各种油画、版画；在房间的一角放着镶有玻璃的大陈列柜，里面放着石膏像啦，只是一只脚或一只手的石膏塑制品啦，以及各式各样的壶、钵之类，煞是热闹；而在另一角，则非常拥挤地堆放着画布、镜框等物品。

在房间正中放了一张大写字台，四周配了几把椅子。写字台对面的转椅上，稳坐着这个房间的新主人稻垣平造，正往台上的办公室用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那架势，就像是从一年前就在这间办公室办公了似的。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稻垣的风采。这样讲倒不是说他的长相有什么特别。如果说有点不同之处的话，他有一张不像商人的一大嘴巴和下巴上剪成三角形的装腔作势的胡子。但是这种当前已不时兴的蓄胡方式，对于体形瘦削修长和高个头的 40 来岁的稻垣来说，倒着实赋予了他一种类似英国绅士的风度威严。脸型是颧骨突出的细长脸，脸色苍白，头发茂密而梳理整齐，而那副玳瑁边的大眼镜与其脸的整体却有些不甚相配。

服装是薄料子的黑喇叭上衣，配上白坎肩和细条纹喇叭裤子，表明他喜爱质朴的一面，而且搭配非常协调。

这样一派形象的稻垣面向写字台正写着什么时，“咚咚”地响起敲门声，有人来访了。

“请进。”

稻垣用响亮的男中音作了回答，只见房门被怯生生地打开了一条缝儿，出入意料地露出一个十七八岁年轻姑娘的脸。

“请进。”

再说了一遍之后，姑娘方才进来，站在房门和写字台之间，显得手足无措。身穿浅色和服、腰系一条套印红色花样的腰带，是一个说不上漂亮的腼腆姑娘。

稻垣有点焦急地向她招手，让她走近写字台。姑娘随之向前走了两三步，又在那里扭捏了一阵，然后从腰带间掏出一张小纸片说：

“早晨在报上看到了这个。”

说罢，把纸片轻轻地放在写字台边上。

那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了来的招聘广告，上面印有如下字句：

招聘女办事员，限十七八岁有魅力者，工作为美术品商店客人接待，工资高，有意者下午3—5时来店面谈，Y街关东大厦美术品店

看来稻垣在租房之前就在报纸上登出了这种广告。难道他事先就知道关东大厦的13号房间空着？此人办事一律是新派作法。商品是从同行业的零售商那里购进，或者用公用电话定货，还没租到房子就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广告，这一切让人觉得脱离常规，不过，说不定现时节的买卖就要这么做。

此事暂且不谈，却说稻垣转着眼珠子仔细观察了一番应聘

的姑娘之后，语气生硬地说：

“真不好意思，广告上的招聘对象，已经定下来了。”

读者也知道，稻垣搬到这里以后，这个姑娘是头一个来访者，说什么拟招聘的对象已经定了云云，此种回答不是太奇怪了吗？此人办事，也许总是与众不同的吧。

第三章 空空的宅邸

从那以后到下午 5 点下班，稻垣商店刚刚开业就热闹非凡。但光顾的并不是顾客，全是盯着那个女办事员位置的应聘者。尽管如此，稻垣仍然是喜气洋洋地，就好像是非常开心地谈业务似地接待着络绎不绝的年轻姑娘们，很有耐心地重复着相同的回答：

“很不好意思，广告上登的招聘对象刚才已经定下了。”

但是，只有最后来的姑娘是惟一的例外。

那姑娘，年龄正好符合广告上说的条件，十七八岁，穿一身生气勃勃的西装，戴一顶圆帽子，肉色的丝袜闪闪发光。

稻垣从粗框圆形眼镜的镜片后面，眯缝着眼睛（看来这是他的习惯。总见他像是睡着了似的，将眼眯成一条缝儿，让人感到不舒服，心想，他要是猛然睁大了眼睛，该是什么样子呀？），端详着笔直地站在写字台对面的那个姑娘，简直就像用舌头将其全身舐了一遍似的。

姑娘个头不高，体态丰盈。但给人的感觉是，你要猛地使劲抱紧她，她会像棉花一样软瘫在你的怀里：脸是健康色，微褐透红，一双眼睛就像小狗一样小心翼翼的，但变化剧烈，嘴唇微翘，如同往上翻卷的花瓣，鼻子与嘴唇之间的距离很窄，鼻子本身不太高却很有魅力，是个很有特点的女孩子。

稻垣观察了一阵之后，方才用套话开始对话：

“姑娘尊姓芳名？”

“我叫里见芳枝。”

姑娘一点也不羞怯，而且颇富撩人声色地作了回答。

稻垣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眯得更细了。

“我的店没有别人，所以，你的工作虽说是做接待，可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情，你看行不行？譬如整理商品啦，记账啦，做我的秘书啦，等等。作为交换，工资给你发周薪，每周发给十五元，这样的条件你看行吗？”

“好，可以。只要您认为我能行的，尽管吩咐我来干好了。”

“你父母都同意吗？今天到这里来是不是跟他们说过了？”

“不，我还没跟家里的人说呢。今天出门也只是说到朋友那里去。不过，她们要是知道了我能进入贵店，一定会高兴的。他们一直在劝我出来找个事情干呢。”

听她这么说，稻垣盯盯地注视着她的表情，不知为什么，像是叮嘱似地，他又重新问了一遍：

“你是说，你今天到这里来，家里谁都不知道？跟朋友或其他人说过没有？”

“没有。跟谁都没提过。因为，要是没被采用，挺丢人的。”

“很好。那么就定下来了，从今天开始录用你。不过，”他边说边看表，“哟，已经5点了。我们这里，平时是5点钟关门，所以，现在算是占用你一点下班后的时间了，我要通知一下家里，还要去仓库看一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跟我一块儿去一趟好吗？不太远。我们坐汽车去，很快就完，晚饭前一定能回家。”

“那好吧。”里见芳枝到底还是有些犹豫，但想到老板不论是年龄还是人品，好像都可以信任，于是下了决心，回答说，“可以，我陪您去。”

“那么，你先走一步。哎，在前边的路口等着我，我把这里收拾一下就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但稻垣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让里见芳枝先走出大厦。

芳枝因为找到了一份较理想的工作，心里挺高兴的，就没有

怎么在意，但是，稻垣的作法却越来越奇怪了。不过，较之他以后的千奇百怪的举动，这点事儿根本什么也不是。

芳枝来到指定的路口等候，不一会儿，一辆汽车滑行到跟前。

“里见君，快请上车。”

抬头一看，汽车里正坐着稻垣。芳枝心想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但来不及细想，就坐上了车。

汽车从 Y 街向东跑了一会儿，在两国桥附近的 S 街停了下来。稻垣说：

“我和客户有点事，顺便把你给他介绍一下。”说罢让芳枝下了车，让驾驶员把车开回去。他们进了一条狭长的胡同。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哎呀，我忘记了，这儿的主人正在外面旅行，不在家。我今天怎么搞的，有点昏了头嘛。”他一边解释，一边在错综复杂的胡同里绕来绕去，最后到了对面的大街上，在那儿又招手要了辆出租车。这一回让车往回向西开过去，比来时要多开一倍的路，在麹町区的 R 街停了车。从办公室出来时是 5 点刚过，因为绕了远路，现在已经是路灯通明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马上就到。”

稻垣说罢，放走了汽车，进了 R 街旁边的一条很冷清的胡同。这儿两边好像全是院墙接着院墙，是个很冷清的公馆区，没有行人，路灯也少，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洞穴里一样。

“我，这样家里的人会担心的……”

芳枝本来是喜欢这种冒险的女人，但是，此时不知为何，忽然有点害怕，不愿走进这条洞穴似的胡同。

“已经没有几十米了呀，现在往回走也是这么远，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进去呗。”

稻垣没有管她，在前面快步向前走去。芳枝做事情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目空一切干脆利落的，实在不行了，最后就豁出去